

## 山菇撑伞

凌泽泉

门对青山背依绿水,老家的村落并不大,仅十来户人家,竟独享了如此丰厚的山色和如许澄澈的水韵,真是奢侈。

山是连绵的三座,与西边数十里开外的李陵山峦遥相呼应,夹在两者之间的村庄和田野,默默地繁衍着农事,从未伸手阻拦过两者的会面。这两处山峦也各自守着自己的山头,丝毫没有攀亲走访的打算。

据志书记载,它们都属于大别山的余脉,但山之流淌的血脉迥异。老家门前的山上土石为红色,李陵山峦那边却是灰褐色,村中的老人据此认为,红石山与李陵山既不沾亲也不带故。

小时,常在山林中窜来窜去,鞋上、衣上、手上时常沾满红土,蹲在河边,泥手一触到水面,那份殷红便洇染了河水,一大片的红晕漾开来,就像挥一杆朱笔在水面上肆意作画。

风从山谷里窜上来,一路小跑着钻进山林,摇着一山的松树,枝头密匝的松针上下左右互相碰撞着,山林被戳得到处都在漏风,天上的云朵跑动起来,闪电举着雪亮的长刀追着砍杀,吼叫的响雷举起巨锤砸击,被剁成粉末的云朵变成了雨滴,哗啦哗啦落进山林,转眼间,一股股夹带着殷红泥土的雨水便从林间奔出,向山脚下的小河奔去。

此刻,和出门在外的山民们一道举起小伞的,还有躲在落满一地枯黄松针里的山菇。对于山菇来说,雨就是最甜最香的乳汁,每一场山雨的到来都是一次营养的补给,都是它们挺直腰杆立起腰身的动力。这一把把撑在杂草丛中的小伞,是大自然在山林里布下的一个个暗扣。一场狂风暴雨过后,山林里装满的雷雨声和松涛声,从草尖与松针上滚过。山菇纷纷撑开了一把把小伞,将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悄悄地揽到了自己的伞下。

春天的每一场雨水,山菇都舍不得辜负。躲在伞下的山菇,听雨水从松针眼中穿过的声响,看落地的松针被风的酥手推来揉去,观雷雨之声裹着细屑的红土从山上淌下,看戴着耳塞的松树摇头晃脑装模作样。

山菇举着小伞站在地上,护着伞下的松涛声和雷雨声,护着流淌着殷红血液的雨水,护着从枝叶罅隙间漏过来的清风,担心一不留神,小伞歪了,自己立身的河床变得干涸。它日夜举着小伞,盼着雷声滚过伞尖,盼着风声多摘些松针。

山民们说,山菇的小伞是落地的松针一针一线密密织成的,不透风不漏雨。还说,粗壮的伞把是风用手揉搓泥土做成的。想那连绵不断的雨天,该有多少双巧手忙忙碌碌地,在山林里插下一把把灰褐色的小伞啊。

松树的身材没有杉树笔挺,也无榕树茂密,唯有枝叶苍翠常年不衰,它用布满皴裂纹路的褐色树干,默默地收纳着风雪雷电,收揽着阵阵松涛。

山菇的耳朵一直醒着,在干枯的林地里,在覆盖着断枝枯叶的地面之上,悄悄地撑起希望的小伞,只要风从山涧爬上来,它就高举小伞,将山林里的细微声响,听给地上的枯枝,听给树上的绿叶,听给黏性的殷红泥土和埋头在地里的根须,听给林间筛下来的亮光和打身边路过的走兽,还有迈着不紧不慢脚步的节气。

闪电在林间乱蹿,晃花了山林的眼,也晃花了树根下的山菇与野草的眼,惊雷霹雳的脚步踩痛了山涧的白云,甚至还粗暴地劈倒了几棵不听话的大树。雨,包围了山头,地毯式地清剿着地面,山菇踮起了脚尖,抓住树干的褶皱往上爬,它用脚钩住大大小小的树洞,即便侧着身,也要打开伞盖。

站在树干上的山菇,手搭凉棚,透过松林间窄窄的缝隙,看清了被雷击断气的大树被雨水浇湿的窘状,它认识这棵树,而且还在它的怀里避过雨。

山菇举着一把把小伞赶过来,轻手轻脚地爬到它的身上,簇拥着撑开伞盖,晴天为它遮挡刺目的阳光,雨天替它挡去砸下来的雨滴。

一群眼尖的小姑娘最喜欢山菇动画般的可爱模样,拨开松软的枯枝,支开葳蕤的山草,她们俯身取下那一把把柔弱的小伞,放进臂弯里的细篾篮中。

下了山的菇子成了山民们碗头上的香脆菜肴,山菇烧肉,菇鲜于肉;山菇炖鸡,菇比鸡鲜;将山菇放进瓦罐里煲汤,清亮的汤色里似乎映出了蓝天白云,隐约听到阵阵松涛声里流淌着的鸟鸣虫唱正从山上漫下来,淹没山民的耳朵和炊烟袅袅的村庄。

神奇的大自然,用一颗慧心照着人世间的一切,哪怕微弱如山菇,也让它拥有一把可以遮阳挡雨的小伞。



## 牛背上的童年

乔加林

我的童年是骑在牛背上长大的,每天骑着牛背在河里游泳或田野里嬉闹。

那时天刚刚亮就起来放牛,拿块头天晚上吃剩下的饼头,抓几个萝卜干,骑在大水牛的背上嚼起来,慢悠悠地骑着牛去湖里草地里。别家的孩子也骑着牛赶到同一个地方来。水牛、黄牛,也有极少的驴,胆大的孩子还把黄牛当马骑,用绳索抽牛的后屁股让牛奔跑起来。到了肥沃的草坪后,就把牛“丢”在一边,牛吃饱后自己会到池塘边喝水,不需要放牛人操心。小伙伴们开始玩游戏,斗鸡、碣钱、下四路棋……太阳快落山的时候,小伙伴们又各自骑在自家的牛背上,唱着小调,迎着晚霞,回到村子里,像电影里一队凯旋的战士。

在我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,我家的水牛长得格外壮实。一年后,父亲把水牛卖掉,买了一头母的小黄牛回来。黄牛比水牛饭量要小得多,第二年就产下一头小牛。母牛生产的时候,父亲跑到前庄去请表舅来当“接生婆”,表舅是这方面的行家。他仔细端详了一会,牛犊的脚先钻出来,母牛可能难产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说完,便把手伸进母牛肚子里,把牛犊一点点拽了出来。牛犊顺利钻出母体,刚睁开眼睛,就挣扎着站起来,颤颤巍巍,跌倒,再站起来,再跌倒,再站起来……直到能够站立为止,俗称“牛百跌”。

牛犊稍稍长大后,就得穿牛鼻子。牛犊的两个鼻孔之间,有一层皮肉相隔,布满神经。只要控制这一神经的敏感区,就控制了整头牛。小牛犊快到一岁,父亲又去请表舅来扎牛鼻子。表舅一手抓住牛鼻子,一手拿着一根锐利的铁锥,猛地一下刺进牛鼻孔,顿时血流如注。等到伤口愈合,牛鼻子里留下了一个孔,再穿上细竹棍,卡在事先买回来的牛鼻锁上,系上绳,只要一拉牛绳,再力大无比的牛都会乖乖听话。这就是一个十岁小

孩也能控制一头千斤水牛的奥秘。

“周岁牛,背犁头”,牛长到周岁后,就得套上牛轭,学习耕田。教牛需要三个人配合,一边一个,另一个扶犁。耕田是力气活,动作简单,无非是前行、暂停、左转、右转四种。家乡有一套约定俗成的“牛语”:前行的口令是“嗨——”,暂停的口令是“吁——”,要牛往人所在的同一侧转,拉一拉牛绳,要牛往人所在的另一侧转,抖一抖牛绳。如果牛绳被踩在脚下,就喊“脚”,示意要它抬脚……耕地的人还要打着号子给牛鼓劲。有的牛两三天就可以教会,有的要一个礼拜才能教会。

父亲是驭牛的好手,再倔强的牛,到了父亲手里都会乖乖听使唤。父亲的号声能听两里地远,使用的牛鞭三米多长。父亲手扶犁梢随在牛的身后,面前的泥土一浪一浪地翻滚,或者笔直地站在长耙上,任下面的耙刺将泥土碾碎,抹平。父亲犁地的技术活是一流的,乡亲们经常请父亲帮助他们家犁地。有时趁父亲劳作在地头抽袋烟歇息时,我总想靠近那张犁耙,也想亲手试试,每次都被父亲立即制止住。

如今农村早已是机械化耕种,再没有人家养牛了。岁月无痕,我只能在脑海中寻找儿时放牛时的记忆:头戴草帽或者用柳树枝编成的圆圈戴在头上,光着上身叉着或横着或倒骑在牛背上,吹着口哨,哼着小曲,一双小脚或晃悠着,或拍打着牛肚,任凭牛儿“啪嗒、啪嗒”地行进在乡间小路上……



对称 汤青 摄

## 泡桐花

吴从惠

老家山野,有很多野生的泡桐树。

它不是丛林,房前屋后田间地头,这儿几棵那儿两棵,三三两两稀稀拉拉随便长着。

村民几乎都不喜欢泡桐树。桐树叶很大,但不像油桐叶可以包糍粑。桐树长得很快,但木头稀松,很泡很软,不旺火,也不适合做柴火。桐树的嫩茎有层绒绒的毛,感觉油油的,牛羊都不吃。它的果也没用,一点用处也无。只听说,泡桐空心,可制作打铁用的风匣。

长大后读古诗,才知古人是喜欢泡桐的。用泡桐制作古琴古筝是上等材料。这样,我对小时候司空见惯且不怀好感的泡桐开始另眼相看。

清明节前到乡间走了一趟,发现郴州下湄桥有段乡间公路,两边的行道树就是泡桐,几公里长。春天,光秃秃的枝干顶端先冒出一大串像葡萄颗粒般的花苞,然后,

开出一束束浓密的花。花瓣大,唇形,白中透蓝,远远看去,满树花朵非常壮观,蓝盈盈的,白云相衬下有奇妙效果。花期还挺长,有半月之久。走近了,还可嗅到淡淡清香。原来,泡桐花还是挺美的啊。

泡桐花落后,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花毯。春游季节,躺在花毯上拍照挺诗意的。

花落后,泡桐长出大叶,叶密而大,遮天蔽日,给炎夏制造出一片阴凉,是天然空调,成为良好的绿化和行道树种。

泡桐生长速度也快,几年就可长成参天大树。生长快,材质轻软,容易加工,且耐腐蚀,用作防湿隔热效果特佳。

想起小学课本里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》讲焦裕禄种泡桐的故事。焦裕禄为改变兰考的面貌,带领干部群众在盐碱滩上遍种泡桐,治服了盐碱地,锁住了大风沙,成为被群众深情怀念的“栽树人”。

原来泡桐还是功臣树。